


5-1-2020

## 從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到黃背心運動：反思「環境vs發展與生計」的二元對立

Ho Yi LI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ommons](#), and the [Taxation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廖可兒 (2020)。從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到黃背心運動：反思「環境vs發展與生計」的二元對立。文化研究@嶺南，65。檢自 <https://commons.ln.edu.hk/mcsln/vol65/iss1/6/>。

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從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到黃背心運動： 反思「環境 vs 發展與生計」的二元對立

廖可兒

第二十四屆聯合國氣候大會於十二月一日至十四日在波蘭南部城市卡托維茨舉行，三萬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元首、傳媒和觀察員聚首一堂，討論如何執行《巴黎協定》下把全球氣溫升幅限制於攝氏一點五度的目標。隨着近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的情況日益嚴峻，全球發生颱風、地震、火山爆發、海嘯等災難的次數愈變頻密，場外聚集了數以萬計的群眾，促請各國政府遵守承諾，共同處理氣候變化的問題。然而，由於大規模的減排方案涉及複雜的利益關係，談判過程並不順利。

與此同時，法國爆發了持續一個多月的「黃背心」運動，數十萬民眾在周末走上街頭，反對總統馬克龍以遏制環境惡化為由徵加燃油稅，在全國串聯抗議和封路外，更出現放火燒車、打破店鋪櫥窗和投擲爆裂物等暴力抗爭。運動規模之大，迅速成為全球關注的話題。「黃背心」運動宣稱是自發且非政治性，訴求從最初取消調升燃油稅，延伸至提高草根和中產階級的購買力及要求總統馬克龍下台。

氣候變化並非一朝一夕的問題，傷亡慘重的天災頻繁出現，顯示已到達燃眉之急的情況。但是，從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到黃背心運動，可見人們依舊互相推諉責任，對處理氣候惡化仍然缺乏積極的行動力——一方面國家之間均不願意為環境犧牲發展，另一方面民眾不願意為環境犧牲生計。究竟環境跟發展和生計是否必然互相排斥？否則，這些矛盾又是怎樣形成的？本文旨在分析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及黃背心運動所涉及的爭議，反思背後的問題意識。

## 攝氏一點五度之爭 ？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又稱「締約方會議」，為一九九五年起根據《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下締約方需要維持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為危險水平以上的規定，各國元首就應對氣候變化進行的談判。

負責發表和執行《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有關報告的 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預計一九九零年至二一零零年間全球氣溫將升高攝氏一點四度至五點八度後，協助各國於一九九七年草擬了《京都議定書》，超過一百七十個國家簽約協定減少全球碳排放量到指定水平。二零一五年，氣候大會通過具標誌性的《巴黎協定》，確定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限制於在工業革命前高兩度的水平，藉以遏制全球暖化的趨勢。

二零一八年十月，IPCC 再次發表報告，指出鑑於冰川融化、山火風災等情況越趨嚴

重，認為「兩度」的目標並不足以防止更嚴峻的災難天氣，促請人類把升溫控制於比工業前高一點五度。因此，除了協定如何把《巴黎協定》的框架落實外，討論 IPCC 的「一點五度目標」亦成為了本年度卡托維茨大會的焦點。會議選址在波蘭煤炭工業的心臟地，加上本年各地頻繁的自然災難，似乎都在提醒各國元首是次大會的危急和關鍵性。

然而，應對氣候變化的迫切並沒有反映到國際間的合作上。首先，有關 IPCC 的最新報告，雖然大部分國家同意對其表示「歡迎」，但美國、俄羅斯、沙特和科威特卻要求改為「注意」，顯然企圖以用詞技巧淡化外界對氣候惡化程度的意識。而報告上建議的「一點五度目標」，不少國家對其表示質疑，以致最終未被列入共同目標，控制氣候變化依然遙遙無期。

## 環境 vs 發展

事實上，只根據已發表的科學文獻撰寫的 IPCC 評核是一份相當保守的報告。由於現時大量的科學期刊論文都十分依賴相同國家的情報，如伊朗和羅馬尼亞，未能著眼更加廣泛地區的氣候變化。加上，報告由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名科學家共同撰寫，相等於在眾多意見中找尋最小公倍數，內容能汲取的材料因而相當有限。最重要的是，報告的草稿由科學家撰寫後，會交由各政府代表和其他審稿人提出愈數萬則的意見，最後再由主要撰稿人和外交官逐字審閱，更改用字，甚至刪除具爭議性的發現，例如於《氣候變化 2007》報告中，鑑於沙地亞拉伯和中國的反對，刪除了「人類活動對地球能量收支的影響，是太陽活動的五倍。」<sup>1</sup>因此，IPCC 報告一直以來都被批評淡化了極端天氣的影響程度，其內容更是被擁有最高話語權，同時被最污染環境的所謂發達國家很大程度所控制。

縱然如此，保守的 IPCC 在本年度報告中依然指出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可能是人類避免毀滅性影響的最後機會，被形容為科學界的最後促請，可見處理氣候問題的燃眉程度。

在會議中，對於由兩度轉移至一點五度的目標，其零點五度的爭議明顯是個偽命題——氣候惡化乃為人共知的現實，為何仍然要轉移視線、找尋藉口，試圖淡化其嚴峻性，得過且過？

每年的氣候大會現場，國家之間都會陷入一場無法解決的矛盾之爭。眾所周知，發達國家，如歐洲和美國，其人均碳排放是最高的，但他們並不願意為環境放棄現有的生產模式和生活水平，同時卻以環境為由，希望發展中國家不要重蹈他們高碳排放的發展模式。發展中國家，如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則認為這種做法並不「公平」，認為該是先由最先污染了地球的發達國家承擔結果，而非將責任平均分配，讓發展中國家承擔發達國家的代價，犧牲他們現有的發展機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就

---

<sup>1</sup> 比艾羅 (David Biello) (2007), <全球暖化到底有多嚴重? IPCC 官方文件可能低估了氣候變遷問題> (林筱雯翻譯), 科學人 2007 年第 63 期 5 月號。 <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newscan&id=1015>

減排、融資和補償等問題爭論不止，惟欠發達國家雖然最受極端天氣所影響，卻最缺乏發言權力，無力左右大局。

從以上看，環境與發展似乎是不能和解的對立面。只有發展，才會變得強大。發展主義成為了一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硬道理，因而是符合公平原則的。然而，從歐洲殖民發展到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這些歷史都在引證這種發展主義絕非一個自然而成的邏輯定律，而是建基於對所謂他者的肆意剝削、侵略和掠奪。在話語權不均的場景下談「公平」，是延續強國享受發展成果時，把發展引致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災難，轉嫁到其他欠發達國家。

發展不但關乎經濟，同樣亦跟生活模式和文化價值有關。美國作為第一大國，雖然掌控了全世界百分之六十的金融，其發展所帶動的模範生活方式和價值標準卻消耗了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五的資源。這種發展主義，用「發展」合理化了分化和差距，合理化了對生態災禍的無視，彷彿只要達到一種程度的發展水平，就能免卻對環境問題的責任，置身事外。

這種以剝削其他社群、褫奪未來資源、以破壞環境成就所謂的繁榮進步作前題的發展主義，固然與遏止環境污染構成對立。然而，這種短視、不談永續的發展，除了曇花一現的紙醉金迷，以及物種和人類相繼滅亡外，還可以帶領人類導向怎樣的未來？在不可逆轉的全球暖化和環境污染下，這種發展的必然性似乎更值得深思。

## 買不起的未來？

今年，總統特朗普執意讓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一個三年前為愈一百五十個國家首次為了揭制全球暖化而簽定的協議。那時候，法國總統馬克龍誓言要「讓地球再次偉大」(Make the planet great again)，明顯衝著特朗普競選時「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號。他為法國定下了明確的目標，希望於二零三零年前，法國的碳排放量能減少百分之四十，同時能提供乾淨的能源使用。

為了對抗氣候變遷，總統馬克龍提出自繼二零一八年後，二零一九年元旦起再次提高燃油稅計劃，以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並為可再生能源的研究提供資金。燃油價格的不斷上漲激起了法國民眾的憤怒，最終展開了由十一月十七日開始連續數星期的抗議運動。

根據調查所得，黃背心運動的參與者絕大部分是工薪階層，因而運動只在星期六，即休息日，才發生。他們不滿意提高燃油稅項的同時，生活水準卻一直下滑。在法國因抗議行動變得滿目瘡痍時，總統馬克龍卻在阿根廷二十國集團（G20）的高峰會議中。

「買不起」經常出現在參與者的言談間。法國的工薪階層大部分需要通勤，因此燃油稅上漲給予他們的打擊很大。縱然，調高燃油稅能視作鼓勵減少對燃料的依賴，

藉以遏制氣候變化，是造福未來的做法。但另一方面，調高燃油稅卻加重了民眾的生活負擔，抗議者直言此舉使他們的生活方式難以為繼。

## 環境 vs 生計

氣候問題一開始予人科學、學術的形象，是只有科學家、領導者和知識分子之間討論的事。然而，近年來，經過主流商界的加入後，「綠色產業」、「綠色經濟」經常不絕於耳，關於氣候變化的應對似乎逐漸步入主流。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參與者除了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元首外，會場上亦吸引了企業家和金融機構，以討論綠色投資策略，將綠色理念與就業和投資融入。

此舉似乎反映了有更多人願意為改善環境付出，並且成為主流。但是，當應對氣候變化成為純粹權力和資本角力的事時，無疑將其更加合理化成精英主導的政策，進一步把群眾推至邊緣。

黃背心運動的其中一個導火線，為馬克龍以遏阻氣候惡化為由調高燃油稅，加重居住於周邊及鄉郊地區但於城市工作、每天需要以汽車代步的市民的生活負擔，卻從不對碳排放量最高的重型卡車運輸業收取更高的燃油稅。馬克龍聲稱會把燃油稅收入用以削減政府財政赤字，但同時又反對恢復徵收物業稅（俗稱「富人稅」），令人覺得其環境政策往往選擇繞過利益集團，只向無權無勢的的民眾「開刀」，形成環境與生計的「衝突」。

另一方面，反對燃油稅上調的群眾，還提出了「提升人民購買力」的訴求。於十二月五日，政府宣傳取消燃油稅的調漲，但抗議並未因此結束，黃背心仍然進行了第四次街上抗爭，要求政府提升人民購買力，藉以減少社會不平等的狀況。然而，提升購買力的背後，是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維護，而資本主義的運行則是建基於剝削和分化等不公義的情況上，無疑無法達至社會公義。這個訴求反映群眾只希望自己能夠成為更從容不迫的消費者，擺脫與破壞環境的責任有連繫的額外燃油稅收，但無意進一步為改善環境提供另一個方案。簡單說，普通民眾最憂心的是眼下的生計，環境危機只要不影響其經濟負擔，就非首當其衝需要應對的事。

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 曾於《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2009）一書中提出將氣候變化納入地緣政治格局，以國家作為單位去遏阻環境惡化的趨勢。然而，從黃背心運動一事可見，這種從上而下的環境政策邊緣化了民眾，在氣候變化的議題下，群眾只能被動地受精英階層擺佈，沒有話語權。另外，權力與資本的界入亦把氣候變化壓縮成「稅收」的問題，亦即只要用錢就能解決，或把責任轉移。

處理氣候變化乃為人人有責的事，而處理手法應從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念着手，改變現代人因追求便利，盲目搶奪「他者」和下一代的資源，以「透支」的形式取得暫時的舒適，卻罔顧長遠後果的消耗習慣。現時的環境政策，顯然只利用權力和功利的手段迫使民眾行動，除了延續了社會的不公義，亦把環境與生計衍生成無法消解

的二元對立。

### 環境與發展的對立背後—反全球化、搭順風車

三年前的《巴黎協定》，是超過一百五十多個國家破天荒為了揭制氣候暖化而達成一個涵蓋全世界的協議。不少環保人士對《巴黎協定》抱有深切的期待，期望這個協定能開啟各國往後為環境通力合作的道路。協定定立了自二零二零年起，每個國家需要訂定自己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每隔五年檢視成果。

但是，積極主動的取態並沒有一直延續。

隨著簽約三年後，特朗普宣稱協定「懲罰」了美國，令美國失去數百萬的工作崗位，因而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巴西總統當選人 J air Bolsonaro 亦有意跟隨特朗普的步伐，打算退出協定，並放寬亞馬遜雨林伐木的限制。這些國家為了延續其資本主義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即使面對嚴峻的極端天氣和環境災難，仍然不願意作出任何改變。今年的氣候大會現場，儘管氣候惡化的威脅經已岌岌可危，但國家與國家之間仍然以經濟發展為由各自為政，均不願為環境作出妥協。

尼斯卡南研究中心（Niskanen Centre）主席傑瑞·泰勒（Jerry Taylor）曾經表示：「應對氣候變遷，需要一個擁有全球化的觀點。」<sup>2</sup>某程度上，環境是一種公共財。觀乎各國對處理氣候問題的反應，似乎大多都擺出搭順風車（Free ride）（Olson，1965）的態度，希望不用付出任何成本，就能坐享他人之利。

面對民粹主義從歐美席捲拉丁美洲及亞洲，其帶動的反菁英和反全球化浪潮，顯然更加不利於處理氣候變遷的問題。

### 環境與生計的對立背後—內化了的資本主義思維

燃油稅上漲雖然是黃背心運動的導火線，但運動發展至後期，訴求明顯越變多元，如有人要求上調最低工資、有人反對學費和房租上漲、有人抗議養老金改革，亦有人反對鐵路公司私有化。縱使參與的群眾都有不同的期望，但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口號：「馬克龍下台！」

政治哲學家 Ernesto Laclau 在其《On Populist Reason》（2005）一書中提出「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的概念，指出在政治行動上，透過「命名」（naming）操作空洞能指，把原本為各人的不同訴求過渡成一個大眾訴求，從而建構整體性（totality），把群眾本來分散的力量扣連起來。

---

<sup>2</sup>劉瑞芬（2018），〈【巴黎暴動】環境和生計孰輕孰重？「黃背心示威」透露的警訊〉（2018-12-03），鏡週刊。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1203intparisriots>

把所有矛頭直指總統馬克龍顯然成為黃背心運動的空洞能指，使燃油稅漲價從星星之火，引發一場包涵了不同訴求的熊熊烈火，演變成法國近十年來最嚴重的社會動盪。

有人把黃背心運動與五十年前的五月風暴相題並論。

半世紀前的五月風暴，是全球左翼思潮下帶動的社會抗爭。當時，法國正處於戰後重建與發展的高峰時期，但物質豐裕的背後，卻是被異化的精神困窘、父權的大行其道和為維護資本主義而合理化越戰的殘暴。當時反對越戰的學運，連結了工人階級、女性主義者和反種族歧視者，發展成轟動全球的革命，共同追求社會公義和自由。

反觀黃背心運動，雖然透過對馬克龍的不滿，法國群眾不同的觀點和訴求因而能串連在一起，形成具異質性的反抗主體，的確匯聚成更大的政治能量。然而，運動參與者的訴求似乎充斥矛盾—涵蓋世代、城鄉、階級之間的對峙外，在反對增加燃油稅的群眾中，又加入了關注氣候變遷的「綠背心」。運動顯然沒有建基在一個完整、連貫的意識形態或論述之上，無從得知運動將會把社會導向怎樣的未來。正如政治哲學家 Antonio Negri 所言，這場運動更似是一場把日積月累的怨氣一下子傾瀉而出的起義，他甚至以「監獄囚徒的叛亂」<sup>3</sup>形容是次運動。

從反對燃油稅上漲運動，可見政府企圖從資本主義的方式解決氣候問題之時，民眾同樣試圖依循資本主義的角度理解遏止氣候惡化的責任，顯示其內化了的資本主義思維—除了金錢外，人們無法從另一個角度，反思自身與環境的關係。

## 總結

藉著上文的討論，可見現時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是透過掠奪他人和透支下一代的資源，並把發展導致的污染和破壞轉嫁至別國；同時又將遏止氣候惡化轉化成單純利用金錢就能解決的概念，在不能撼動利益集團的情況下，把環境政策以精英階層的姿態壓迫普羅大眾，因而產生環境與發展和生計是無從化解、穩固且必然的二元對立。

然而，作為對抗者，黃背心運動的參與者繼續以資本主義的功利角度出發，反對增加燃油稅項，要求提高購買力，卻無意提出替代稅收的方案處理環境問題。這種做法，除了鞏固環境與發展和生計的二元對立，無法重新理解人類與環境的連繫外，亦不能真正理解自身的狀況，無力從剝削與被剝削的輪迴中掙脫。

---

<sup>3</sup> “To me, humble interpreter of great movements, it recalls the prison revolts more than the mass worker’s joy of sabotage.” from Negri, A. (2018) “Antonio Negri on the Gilets Jaunes and the new wave of protests in France.” (2018-12-08).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158-french-insurrection>

法國思想家 Michel Foucault 認為：「批判是主體對權力的質疑，是主體的反抗和反思，是對主體的屈從狀態的解除。」<sup>4</sup>我們需要批判，從而揭示穩藏在知識體系和論述當中的思想，它們以再現的方式包裝成常識般的存在，支配我們的習慣、思想和無意識。他又提到，若果人們無法跳出習以為常的思路，只能帶來膚淺無力的轉變<sup>5</sup>。

英國基督教救助會（Christian Aid）剛發表報告<sup>6</sup>，指出今年為有紀錄以來第四炎熱的一年，而於今年發生的十個最嚴重的天災，如南歐大旱、加州的兩場大型火災、登陸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最強颶風「弗洛倫絲」等，全部都與全球暖化相關。極端天氣的現實擺在眼前，改變乃是刻不容緩之事。

從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到黃背心運動，反映出沿用「環境 vs 發展」及「環境 vs 生計」的二元對立思考模式看待氣候變遷，顯然只能維持膠著的現況，繼續拖延問題，無法走出困局。我們必須以批判的角度，重新掌握正確的問題意識，才能帶來改變的可能性。

---

<sup>4</sup>米歇爾·福柯（1990），《什麼是批判：福柯文選 II》，汪民安編，北京大學出版社，p.177

<sup>5</sup> Foucault, M. (1980). "So is it important to think?" in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Pantheon. P. 457

<sup>6</sup> <英統計報告：全球暖化下今年十大天災致全球失 6330 億元 156 億源於「山竹」>（2018-12-28），明報。  
<https://news.mingpao.com/ins/%E5%9C%8B%E9%9A%9B/article/20181228/s00005/1546005904446>



參考資料：

Foucault, M. (1980). “So is it important to think?” in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Pantheon.

Giddens, A. (2009).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Polity Press.

Laclau, E. (2005). “The ‘People’ and the Discursive Production of Emptiness” in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New York: Verso., pp.67-124.

Negri, A. (2018) “Antonio Negri on the Gilets Jaunes and the new wave of protests in France.” (2018-12-08).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158-french-insurrection>

Olson, M.(1971)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Revise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黃背心」運動：在「生態」新自由主義與「非政治」之間> (2018-12-07) (盧南峰翻譯)，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1311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13118)

<英統計報告：全球暖化下今年十大天災致全球失 6330 億元 156 億源於「山竹」> (2018-12-12)，明報。

<https://news.mingpao.com/ins/%E5%9C%8B%E9%9A%9B/article/20181228/s00005/1546005904446>

Brian, L. (2018)，<50 年為一轉，黃背心運動是 1968 年五月風暴的翻版？> (2018-12-12)，\*CUP。

<http://www.cup.com.hk/2018/12/12/gilets-jaunes-movement-and-the-may-1968-protests/>

比艾羅 (David Biello) (2007)，<全球暖化到底有多嚴重？IPCC 官方文件可能低估了氣候變遷問題> (林筱雯翻譯)，科學人 2007 年第 63 期 5 月號。

<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newscan&id=1015>

任其然 (2018)，<從聯合國氣候大會到巴黎「黃背心」現場：這是關於政治權力分配的憤怒> (2018-12-25)，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224-repost-opinion-climate-policy-local-practice/>

任其然 (2018)，<聯合國氣候談判第 24 年：氣候政治漸成主流，領導者卻身影模糊> (2018-12-18)，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218-international-cop24/>

米歇爾·福柯 (1990)，《什麼是批判：福柯文選 II》，汪民安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晉楠（2018），〈「新報告不給力」研究者稱 IPCC 或低估氣候變化相關威脅〉，《中國科學報》2018-10-23，第 3 版國際。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10/418980.shtm>

趙偉婷（2018），〈示威≠反氣候政策 從“黃背心運動”看能源稅與社會公平〉（2018-12-24），國際環保在綫。

<https://www.huanbao-world.com/a/zixun/2018/1214/68468.html>

劉瑞芬（2018），〈【巴黎暴動】環境和生計孰輕孰重？「黃背心示威」透露的警訊〉（2018-12-03），鏡週刊。<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1203intparisriots>